

“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

——读《古典与现代》（第一卷）

文\本刊特约撰稿 周洁

最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一种以书代刊的特色集刊:《古典与现代》(第一卷)(海南大学主办,杨国良主编)。封面和《卷首语》直接点明了意图——创建“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试图与身陷现代喧嚣嘈杂的物欲世界,却又期盼回归沉思生活的读者共同开辟一块精神自留地。

这所“大学”的设计者开篇便为他的读者们奉献了著名的华人学者杜维明先生的访谈录《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人文学科方法论》。杜先生在访谈中,以他旅居哈佛的跨文化身份背景强调了当前人文学科的可证明性、解释性和表达性的重要性,强调学术研究的超主观性。这一点在人文学科研究中相当重要,提醒人文学者在解释和表达上要审慎,尽量面向事情本身,而不是自以为是。在谈到“西方理论与本土资源”这一主题时,杜先生更是严肃地指出,“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国学术界研究的主要问题,是海外学界所确定的。”亦即,长期以来,我们是在就着别人曲子在跳舞,调子和节拍都是别人定的。如果我们还想在国际上真正地立起来,就得改变这种跟随状态,自己创建符合实际情况的方法,再自己确立议题,假以时日,或能成就我们的学术事业。

要达此目标,有心的中国学人就得走出国门,虚心向各优秀文明学习,打通中外,览尽古今。

编者开辟的第一个栏目是“游学天地”。编者和作者都想带领读者体验异域文明的神奇与精深,为读者通达中外提供路标;为灵魂的修炼提供场地。本期刊出的龙彼德先生的《灵魂的云游》(上)让人有点读庄子的感觉,意境宏大阔澜,眼界深邃神秘,意通古今,思达中西。

接下来的几个栏目都颇有特色,尤其是“凿壁偷光”和“逝者生存”,思想和语言皆具份量。值得重重一提的是张志扬先生和刘小枫先生两人的文字和陈刚先生译就的尼古拉·布瓦洛的《诗艺》。译笔典雅流畅。

张志扬先生的《启蒙:落日前的凭吊——为“五四”九十周年而作》和《“人是有可能死于羞惭的”)”让人振聋发聩。在“科技是第一生



《古典与现代》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产力”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今天,志扬先生的文字几成绝响。这两篇文字都在反省同一问题,借全球化浪潮裹挟世界到它设定的轨道的西方科技理性,其实质是什么?作为中国人,尤其是走在高速实现现代化道路上的中国人,我们究竟有无能力,有无可能走出这种将人类连根拔起的非属人的技术理性带来的困境?作者沉重而有些焦虑地指出,一直被国人看成是现代化引导者的“启蒙”精神与西方的殖民主义是一体两面的东西,“是手拉着手向世界宣战的”。西方正是借启蒙来完成它对其它文明的洗脑和殖民。因此,作者极力还原它的意识形态本质,指出,启蒙还需要“被启蒙”。反省到这一步,启蒙理性就不再是我们理所当然加以推行的“强国之路”,而是要在审视中让其现形、边缘化而加以“凭吊”的落日。惟如此,才能走出百年来总是不断跟随西方的惯性和奴性,找到一条制衡西方科技理性的中道。正因为如此,英年早逝的哲学家萌萌先生的命题“人是有可能死于羞惭的”才显得尤其重要。不仅个人是“有可能死于羞惭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是“有可能死于羞惭的”。

“逝者生存”应该是这一卷中主题最明确的一栏,在纪念萌萌的同时,思考中国学术与自己的土地的关系。一百多年来,我们在西方后面跟得太久,以致把自己的本都弄丢了,成了现在的无根状态。杜维明先生在访谈录中说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国学术界研究的主要问题,是海外学界所确定的”就是印证。为此,刘小枫先生在自己的悼念文字中重提他与萌萌生前的约定:“以解读古典文学名著的方式表达出自土地的感觉”。

如果说上述文字过于沉重的话,那么兼具诗人的空灵和思想家的深邃的耿占春先生的《沙上的卜辞数则》则用精灵般的诗的语言在不经意间敲开了我们的周围世界,给我们不一样的惊奇和洞见。

感谢并将继续期待这样的“大学”。尽管她还有一些不太成熟的地方,但不管怎么,能有人在今天既要在审视现代性中前行,又不忘记古典智慧,这本身就是一件幸事。

前辈学人精神、品格之承接

文\海南日报记者 蔡葩



《古典与现代》书中配图

菱,是因为人们常常在忙碌中渐渐与自然隔绝。真正健全的读书人与天地契合,享受孤独,吸其精华,刨根究底。精神呼唤回归,让我们一起怀念那健康自然、富有朝气和创造力的身心一体的生活。人类原本不分文武,原本文史哲一家,原本上下左右交融;心灵本该丰富多彩,本该兼容并蓄,像不同声部的大合唱,像美轮美奂的交响乐。罗斯福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演讲时说:“我们总能为年轻人创造美好的未来,但我们可以为美好的未来培养一批优秀的年轻人。”

当世界醉心功利 应有人记得传道与申辩

海南周刊:第一卷主要约请了国内外哪些知名学人撰稿?与预期有何差距?

杨国良:《古典与现代》第一卷汇聚了哈佛“杜维明访谈录: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人文学科方法论”,北大洪子诚“八分钟的发言:文学的焦虑症”、复旦陈思和“自己的书架——<当代小说阅读五种>序”、海大张志扬“启蒙:落日前的凭吊”、诗人陈刚“诗艺”导读及第一章译注、人大刘小枫“害怕想起她:萌萌三年祭”、旅法学人赵越胜“那不就是昨天吗——给萌萌远行三周年”、批评家耿占春“沙上的卜辞”等诸多知名学者的文章。

总体来看,筹备时间还是较短,酝酿时间不够;某些文章质量不够高,与《古典与现代》本身所探讨的“高妙”之境是不符的;第一卷拘泥于文章篇数、栏目设置,而忽略了文章的整体性、连贯性及内在的统一性。

刊物本身正是为那些真正能够坐冷板凳、默默耕耘而专心治学的人提供的平台。刊物刊发的文章务必是呕心沥血之作,务必是源自生命内在的东西。我们要让刊物形成这样的土壤,为中国乃至世界学术界积累好作品。

当世界大都醉心于功利实用的时候,应该有人像柏拉图、荀孟一样始终记得传道与申辩,不致让历史的精魂失传。我们不能追求一时的热闹,不能奢望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而要做到在正本清源的指导之下“安静忍耐,缓缓潜行”。因为我们追求的是“让她静静地躺在图书馆或者是资料室,多年以后仍然能够发出光亮。”

好在文化、教育原本不是一人的事,一天的事。

读书札记

奥巴马能否挽狂澜于既倒?

文\本刊特约撰稿 楼燕青

当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正向实体经济蔓延。世界各国都在积极采取措施以应对经济萧条。

这场来自大洋彼岸的“金融海啸”,让世人不得不重新反思这场金融危机。媒体不断地告诉我们是“放松管制”和“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摧毁了经济,将金融危机归咎于“贪婪”,投机者恶意炒作,自由市场导致了金融危机。随后,美联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立即采取行动,发行更多的货币,加强管理和政府干预,增加开支,以及诉诸更多的外债。然而结果却不那么尽如人意。2008年9月以来,美和房地美,美林被收购、雷曼兄弟宣布申请破产保护,AIG被国有化,高盛和摩根转型银行控股公司。

奥巴马政府真能救得了美国吗?《清算谎言经济学》为我们解答了疑问,它揭秘了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揭开了美联储华丽的皇帝新装下的真实面目。美联储高高在上,被世人视为救世主,在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它总是“挺身而出”,在人们心目中是一个了不起的机构。然而,前美联储格老、经济学家杰拉尔多·德里斯科尔(Gerald O'Driscoll)将美联储比作是“放火后佯装围观者的纵火犯,躲在人群中歛歛火灾带来的不幸”。

罗杰斯在接受美国CNBC财经电视台采访时被问及,如果他被任命为美联储主席他会采取哪两步措施时,他的回答是首先废除美联储,然后再辞职。是什么令两位权威人物对美联储有这种看法?看来

美联储并不像是想象中的那么高尚,经过几次的金融危机,其权威性也开始遭受质疑了。

奥巴马的经济团队虽然声称要“变革”,却也只是换汤不换药的采取治标不治本的举措。国会、布什政府以及新上台的奥巴马政府想尽了一切办法来救市,唯独漏掉了市场自动调节房价的这一功能,而这正是市场的分内之事。尝试让一些大型企业倒闭,看会不会使市场发生变化。从过去到现在,美联储一直以企业的利益为重,甚至在风云变幻的金融领域,大家都一直认为失败是不会发生的。美联储这样的政策其实比放任不管更能使市场变得敏感和动荡。美联储完全人为的控制了供求关系,置市场的自有规律于不顾,这样市场就不能准确的反应出消费者的需求和经济状况,极易误导投资者和经营者。

与之相反地,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就是倡导自由市场循环周期理论。市场的规律,即供求关系决定价格,事实证明它是经济健康发展的保障。美国国会、布什政府以及新上台的奥巴马政府想尽了一切办法来救市,唯独漏掉了让市场调节房价,而这正是市场的分内之事。市场遵循的是优胜劣汰的生态趋势。这样就能更好的充分调动一切因素完成资源的合理配置。而美联储却采用无限期的降低利率和滥发货币来逃避责任,推卸责任,在聚拢了大量的援助资金后,反复无常的更改实施计划、行动方案。

复苏的过程是漫长、艰难而不确定的。奥巴马政府能否救得了美国,美国能否逃得了这次劫难,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清算谎言经济学》
托马斯·伍兹 著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2010年1月